

盛暑来书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展信平安。此地尚未出梅，刚刚过去的四连休一直在下雨。衣柜靠墙的一面发霉严重，好费一番收拾，不得不丢弃了一大袋衣物。今年真如堂没有虫拂节，夏天的祭典一概取消，失去了判断时令的基准，其实莲花与慈姑花均已开过。近来每至周日午后，都会去真如堂省吾一家工作的花屋小坐，又常常是冒着大雨。疫病流行，很少有人来扫墓，信众可以远程预约法会，单由僧人们举行。省吾一家因此比往年清闲很多，经常坐在廊下看山看雨。

一日我们谈到慈姑，说寺院中的盆栽观花叶的习俗可能来自大陆。翻到江户中期医师香川修德《一本草药选》(续编)的慈姑条：“慈姑，即今恒蔬中之清品，煮食尤美。本草不言有害，而世人槩谓食之损肾精，不知有何所据发是言乎。方今日常煮食，尤觉无毒，可破世中之漫谈也。俗乎孤窠乙。又有鳧茈，一名茆脐，俗呼孤禄孤窠已，生吃味甘，病人勿食。”“孤窠乙”即日文训读“クワイ”转写的汉字，也是如今日文中慈姑的叫法。另外也可知在江户中期，日本普遍认为慈姑于身体有害，而香川修德认为是无稽之谈。那么日本的慈姑有毒说究竟是何缘由？绪方惟胜《杏林内省录》卷四恰有针对香川此条的反驳，谓“青楼娼妓之辈与客交，肾精外漏染衣之时，急研慈姑贴其处，白痕即消失无迹。慈姑灭肾精，于此可推知也”，故而“慈姑明白为摄生家之忌品”。如此荒诞的说法，自然不足取信，一般也无人知晓。不过慈姑在日本没有成为流行至今的蔬菜，倒是事实。

《一本草药选》凡上中下三卷并续编，有不少记录日本名物风俗，很值得一读。如续编中的“荞麦”条：

荞麦面有精粗，粗者民家为饼煮食，或炙食。精者以水搜和为饼，用四尺方板撒面，置饼其上，以捍面棒手转抵挤，薄如厚纸，切作细丝，投热汤中焯过。生萝卜汁、和少豆油为酱食之，加以削细干铅锤鱼肉、小葱、辣椒、炙味酱、生萝卜屑。僧家用紫菜、细剉柚皮种种加料。俗呼速跋吉栗，嗜者至吃数十碗。

“速跋吉栗”即“そばきり”，今写作“蕎麦切り”。以萝卜泥、酱油为蘸料，或加柚皮细丝的吃法，今日犹然，也是日本面食中我最爱的一种。不过后文接着说，世人云吃荞麦面容易动疝，吃后直入浴室，必至卒。香川修德认为，这是因为荞麦面易饱，“若能节俭，则虽且暮好食，何害之有”。饱食伤身，“乃是啖之者之所谓，而绝非此物之毒”，真是睿智持平之论。

又见“乌鸦”条：

乌鸦，俗呼葛刺斯，又呼发失蒲笃，寻常屋上哑哑鸣者是也。取全者一匹，内土器中，加盖盐泥固济，烧存性为末，白汤服一钱，治目疾。

“葛刺斯”即“カラス”，日文乌鸦的读法；“发失蒲笃”即“ハシブト”，日文作“嘴太”，即“大嘴乌鸦”。原来乌鸦竟可食用，网上说长野、茨城等地有吃乌鸦的传统，现在还有人打了乌鸦烤食或煮咖喱，莫非“乌鸦炸酱面”并非凭空杜撰？京都许多乌鸦，倒不见人打了吃。而伏见稻荷大社外却有卖炸麻雀串的——据说因为麻雀是害鸟，为了保护稻米，就将它们打了吃。幼时在山东也见过油炸麻雀串，不过我们都没有敢于尝试。

昨日又去真如堂，大家闲坐谈天。他们先说日本年轻人怕蟑螂，是无用的一代。我说蟑螂不可怕，因为长腿有壳，只当是普通昆虫。但我极怕蛇，而京都山里却不少，真是噩梦。省吾岳母、一美的母亲，我唤作奶奶的，说小时候自己身体孱弱，父母得了蛇肉偏方，医生说吃蛇可以强身健体。父母就请邻家男孩捉来蛇，以果点心为报。蛇杀死去皮，吊起来晾干，再烤熟磨粉，加芝麻、蜂蜜等服下。我听了十分刺激，大呼恐怖。奶奶如今八十多岁，说的应是1940年代前后的事，一美是1970年代生人，长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日本已是现代文明国家，这种吃法早已消失，因而也连连惊叹。一美父亲亦吃过蛇肉：“但有一种独特的臭味，还是鳗鱼好吃”。我们笑作一团。

回家后翻看《一本草药选》，在下卷找到了蝮蛇条，说有“破恶血、动真血”之效，“取活者杀之，剥去皮肠，洗净炙食。又有剥去皮肠日干者，为末，内炼药中用。又有人好酒中，蛇肉消尽，而后饮其酒”。晒干磨粉入药的偏方果然由来有自。写到处处，又不觉得打了个寒战，真恐怖！

《一本草药选》中还记载了各种动物的吃法，麻雀、鹿、兔、野猪、野鸭、鹤、鼠、鳖……是古人珍视的药物，也是难得的蛋白质。害怕蟑螂的幸福的年轻人，早已不需要这些知识。而我对这些细微的事总怀着兴趣，一则是想记录一些被现代文明人过滤掉的无用知识，一则也是为关注往昔与今日断续缥缈的联系。我时常后悔从前祖父母在世时没有多听取他们的旧话。“风俗”固然有极强的生命力，总是或隐或显地延续，但这到底是不断失去与不断重塑的过程，这消失与新增的部分，正是我关注的所在。

山里似乎又要下雨，今天应早些出门，便暂写到此处，盼你来信。

松如  
荷月初七

京都通信



停泊

朱雷然

一条河流在我体内浩荡

□马国福

杯中乾坤  
酒是一道闪电  
他掌握神的旨旨  
大禹般治水

那些咆哮的酒分子  
从魏晋呼啸而来  
挟裹唐朝的江山南宋的工笔细浪  
在我们体内奔腾五岳

烈火金刚所向披靡  
我和我达成和解原谅了自己所有的  
弱点  
饮尽这杯中锦绣山河

酒里有我的祖国  
这黄袍加身的肤色  
飞天琵琶里奏响大唐音节  
蓝色梦幻里有着凡·高星辰的角落

五谷之神

凤凰涅槃之后再塑人间百态  
一条河流在我体内奔腾  
稻花香里的丰年 高山流水的琴弦  
酒，人间最通俗的《心经》这随物赋形的辩证法  
五蕴皆空皆不空  
一滴酒澎湃着解释人生

2020年1月17日夜与众友人畅饮，18日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，倍感精神清醒，即兴写之。

拜师和过林卡

□米拉

回到画室后，每天和师兄们一起安心作画，同时又略带忐忑地等待着大老师从广州回来。毕竟现在我还属于编外人员，期盼着能早日拜入师门。

七月的最后一天，恰好是周一。经历了整晚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一大早仍有大片乌云飘在瓦蓝色的天幕中。等公交车的时候，清晨的阳光从东边透了过来，地上的水洼都闪出迷人的光芒。再抬头看天空时，只见一道清晰的彩虹呈现于眼前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从外向内秩序井然。正激动得差点喊出声，蓦地发现彩虹之外还有一道直径更大、颜色稍暗的彩虹，色彩顺序恰恰相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霓”吧。壮观的景致使我精神振奋，心中暗暗想着，即使老师还要很久才回来，或是暂时不收我做学生，我也要坚持学习下去，不辜负自己的心愿。

没想到，这天临近中午时，罗桑老师就出现在画室了。老师看起来风尘仆仆，和他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些大纸箱子，是几个师兄从老师车上搬下来的。拆开纸箱，里面是成套的新衣服，是老师从广东买回来发给每个学生的。一时间大家都开始试衣服，兴高采烈地在画室里走来走去。趁这机会，我悄悄地找到安多师兄，又向他询问了一遍拜师的详细流程。吃过午饭，我去画室附近的小卖店买了些水果、两条哈达，掩掩藏藏地拿回画室，放在一间小黑屋里。午休快结束的时候，看到几位老师都进了大老师办公的房间，一个朝北的小屋。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拜师礼，去老师房间外候着。不久后，他们似乎结束了议事，有小老师准备朝外走，看到门外的我，就问“有事吗？”我赶紧进了房间，由于心情紧张，现在已不太记得当时是怎样表述拜师愿望的。记得安多师兄指点我要先向老师表达心愿，然后跪下磕三个头，将一条哈达献给老师，如果老师回赠我一条哈达，就表示拜师成功了，他就是这样做的。可那时我猛然发现小房间地方太局促了，一面墙堆满了书，一面墙的地下铺着简单的铺盖，还有一张不小的茶几，两个藏式柜子，我和四位老师身处其

中，只有立足之地，似乎再找不到空地来磕头。就在我愣神之时，大老师和颜悦色地说话了：“收下你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答应一件事：要一直学下去，直到毕业，不能学到一半就离开。还有一件事，如果你有空闲时间，能不能多教教师兄们汉语，你也向他们学一些藏语，这样对你们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帮助。”我激动得连连点头，就发现原来老爸很好相处，他看起来年纪最大却辈分最小的一名学员。

老师看了我画的文殊菩萨草稿，重新给我布置了学习任务：先暂停画佛像，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勾线，从最简单的花叶、飘带、火焰开始练起，一周之后再给我布置新内容。过去我曾自己练过书法，来西藏学习画唐卡之前正在练习小楷，非常期待能有更多机会熟悉笔性。师兄们在丹巴绕旦老师的《西藏绘画》一书中给我找了几个图样，我就开始在白纸上先用铅笔打草稿，然后拿出勾线笔，以淡墨勾线。飘带的图样是从丹巴老师画的金刚萨埵范本上找来的，一条飘带上有四五道褶皱，在空中轻盈地扭转、舒展，向上延伸。用毛笔勾线时，弯曲的长线必须一笔完成，还要根据弧度凹凸的变化勾出粗细的渐变效果。

我仍是每天往返于拉萨和达孜之间，早晚各一小时车程。开始勾线的第三天，早上进入画室，发现我座位上的画板和笔筒视台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画框。正在愣神，只见一个未曾谋面的师兄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坐下开始画画，他的表情有些严肃，看起来年纪比其他师兄更大些，有点儿不太好打交道的样子。安多师兄对我说：“‘老爸’回来了，你原先坐的是他的位置。”这位师兄的代号竟然是“老爸”，是因为他看起来足够成熟吗？我心里有点怵怵的。可没过半天，就发现原来老爸很好相处，他看起来严肃，实则是羞涩和内向，其实他是画室的第一大老好人，在生活方面特别照顾大家。现在我又挪了位置，就坐在老爸斜对面的地板上，铺了厚厚的藏式垫子，不会觉得

冷。有师兄过来问我：“你听过山歌王子索朗扎西唱歌吗？”这位歌手真是从未耳闻。可对面的老爸突然羞涩地笑了，把他的手机和耳机递给我，示意我点开屏幕上的音乐文件。戴上耳机打开音频，我惊呆了，那是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歌唱，宛转的歌喉和悠长的旋律以及质朴的情感，使我仿佛身处高原草甸，眼前有成群的牦牛，远处是皑皑的雪山，脚边还有清澈的溪水。我疑惑地看看老爸，他笑得更加羞涩了。原来索朗扎西就是他的本名。这是他自己在当雄老家的高原牧场放牦牛时用手机录下的歌唱，是真正的原生态山歌。一旁的师兄更热情地介绍道：“老爸跳舞也是最棒的，冬天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起跳锅庄。”

正当我隐隐期待能有机会跳锅庄时，老师突然宣布周五周六画室过两天林卡。“林卡”在藏语里是园林的意思，在过去只有权贵阶层拥有私人林卡，每逢夏季，他们就会坐在园林的草地上，以聚餐和各种娱乐方式来消夏。如今过林卡已经是藏族同胞夏天最愉快的休闲活动，地方也不局限于人工园林了，更多的是去纯净美好的山野之中，带上帐篷、美食，与亲朋好友一起欢度凉爽宜人的夏日。

我们过林卡的地方在达孜的白纳村，那里背靠高山，山脚下绿草如茵，环绕着几道潺潺的溪水。我们带上提前一天准备好的菜肴和酥油茶、甜茶、青稞饼，在草地上铺好卡垫，大家团团围坐，喝着茶聊着天，惬意极了。不一会儿，洛追老师找来一对大音箱，开始播放热烈的藏族乐曲，老爸和几位师兄马上站起来围成了圈，极其舒展放松地舞蹈起来。我也想学着跟着他们简单地跳一跳，可他们的脚步总是在变化，前面的步子还没学会，他们又变了一种步法，就像是随心流淌出来的律动，我这个笨拙的城市人一时难以跟上他们的节奏。可就只是在一旁看着，也感到无比欢悦。老师们在一旁喝着茶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这一年的夏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凉爽轻快的夏季了。

紫琅诗会

藏地挥毫